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司空图的诗学理论

祖保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司空图的诗教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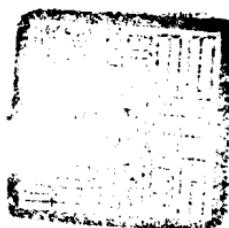
祖保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2764

上海古籍出版社



982764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

祖保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625 字数 42,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统一书号：10186·487

定价：0.24元

目 次

一、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	1
生平简介	1
思想概观	9
二、论诗杂著中的创作论、鉴赏论	17
韵味说	17
偏于澄淡精致的艺术趣味	23
在创作上的自负	27
三、《诗品》的体制和渊源	32
体制指要	32
渊源述略	41
四、《诗品》的玄学思想和诗歌理论	47
《诗品》的玄学思想	47
品目臆解	51
创作论、鉴赏论	57
五、司空图诗歌理论的地位和影响	70
《诗品》的成就和局限性	70
司空图诗论对后世的影响	72

一、司空图的生平和思想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熟。唐人的诗歌理论，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从唐初到唐末，大约三百年间，诗人辈出，诗苑里百花争妍，各呈异彩。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名字早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在诗歌空前繁荣的当时，诗人们或偶谈创作体会，或评论诗章，诗歌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末的司空图，是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影响下，着意欣赏田园、山水诗，特别推崇以王维、韦应物为首的那个流派的作品；在理论上，他标举“韵味”说，着力探讨诗的创作和鉴赏问题。他的自成一家的理论，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生 平 简 介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人，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 837 年），卒于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享年七十有二。

• 1 •

司空图生活的七十二年，是唐朝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社会秩序由基本安定走向动乱的时期。唐王朝就在这种动乱中灭亡。

封建社会的矛盾根源，在于土地分配的极不合理性。唐王朝是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唐代初年的帝王，亲眼看到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因此不得不考虑农民问题。唐代初期，实行“均田制”，一般农民有地可耕，得以安居乐业；而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不太重，生产很快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所谓“盛世”。可是，贵族、官僚、地主和豪富之家，总是仗着权势吞并更多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庄园。后来，除“皇庄”外，所谓官庄、私庄、寺院庄，遍布全国各州县，“均田制”因而遭到了破坏。到了唐朝中期，唐玄宗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并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颁布了《禁百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指出：“如闻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这里的“章程”，是指均田制的法令。但是，皇帝的诏令没能扼制住豪门贵族的贪欲，“均田制”被破坏，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①这就种下了农民起义的火种。

唐代的赋役，始而实行租庸调法，继而改行两税法。租庸调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有田便有

^①见《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门》。

租，有家便有调，有丁便有庸。均田制既遭到破坏，农民丧失了土地或缩小了耕地，便不得不离开故土而求生，可是州县官吏还按农民原有的田亩按丁索租，按家取调，按丁派遣庸役。离乡逃亡户的赋役便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户头上，这一来，逼得更多的人逃亡。因此，租庸调赋役法不能施行。安史之乱以后，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因而不得不改行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是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建议施行的，即征收户税、田税之法。其要点是：一、朝廷向百姓征税，“量出以制入”。二、不分主客户，皆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也不分丁男、中男，皆按贫富定等级。三、行商者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之与定居者负担均等。四、定居者分夏、秋两次纳税。五、两税皆按钱计算。六、田地税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依据。七、废除租庸调及其它一切杂税^①。

朝廷向百姓征税，说“量出以制入”，就是说，统治集团需要多少就向百姓搜括多少。说“两税按钱计算”，就是由官府给农民生产的粟帛定价钱，但物贱钱贵，农民一定要交纳更多的实物才能满足征税的实额。这样一来，农民负担格外沉重。官吏们为了邀功求荣，便穷凶极恶地勒索百姓。白居易的新

①见《旧唐书·杨炎传》。

乐府《杜陵叟》中揭露过这种“急敛暴征”情况：“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荀鹤的《再经胡城县》诗也揭露出官吏的残酷掠夺情况：“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老百姓心里的怨恨，有朝一日会化为反抗的动力！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炽烈。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得流浪异乡；纳不起赋税的农户，也只得四出逃亡。

这种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的惨状，完全是昏庸的朝廷造成的。唐代自穆宗至昭宗，前后八个皇帝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所拥立。被拥立的多为青年君主、少年君主，他们年幼无知、无能，只得听任宦官摆布。如晚唐的三个皇帝，都是荒唐鬼或可怜虫。唐懿宗好音乐，喜宴游，挥金如土。他为出嫁同昌公主，造府第，赐珍宝，极尽豪华。“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①。而同昌公主是个短命鬼，结婚不久便

^①见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死去。懿宗又为她大办丧事，光是送葬的队伍，“繁华辉煌，殆二十余里”^①。这里提到的种种挥霍，无一不是出自农民的血汗。

懿宗是个荒唐鬼，也是个暴君。同昌公主病死，懿宗不问青红皂白，族诛翰林医官韩宗昭、康守商等数家二十多人，并逮捕他们的亲属三百余人^②。如此昏君，只能把唐王朝推入覆灭的境地。

继懿宗之后登位的僖宗，是个十二岁的无知孩子。他成天只知道听歌、看舞、斗鸡、打毬；他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把朝政全交在田令孜手中。据《新唐书·僖宗纪》记载，僖宗在位十六年，各地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有十八起，其中起事最早、影响最大的要算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的起义军，成了埋葬唐王朝的有力的掘墓人。

僖宗死后，昭宗继位。这个二十二岁被拥立的皇帝，命运一直操在宦官与藩镇手里。《唐诗纪事》说：“帝（昭宗）在洛日忧不测，与皇后内人唯沉饮自宽。尝歌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此古语，帝述之者。”^③一个被控制在宦官、藩镇手中的君主，想求“生处”，谈何容易！他最后落入藩镇朱全忠手里，也死在朱全忠手里。

宦官、藩镇争权夺利，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

①见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②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4页。 ③转引自《词林纪事》卷一。

《旧唐书·昭宗纪》说：“五六年间，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官逼民反”，广大农民求生无门，便勇敢地拿起武器来推翻残酷掠夺他们的王朝。

司空图生当晚唐，在他二十二岁以前，即公元837—858年间（唐会昌、大中年间），全国政局基本稳定，此后便动乱频繁了。年轻的司空图，生活在庄园地主家庭里，日子是过得很快意的。按司空图《山居记》一文推算，大约当他七、八岁的时候，他家便得到了离家百里的中条山王官谷^①。这是他家的庄园，方圆十余里，内有良田几十顷。这里也是个风景区，峰峦秀丽，泉石幽美，司空氏便在这个地方筑亭修台，建成了别墅^②。并把“王官谷”改名为“禎陵溪”或“禎贻溪”。从此司空图便有了个安乐窝。

但是，时代的暴风雨袭击着唐王朝，也触动着安乐窝里的人。懿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当司空图二十三岁时，以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浙东爆发了。这次起义规模不大，并且很快就被唐王朝镇压下去，但它却充分预示着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风暴就要来临，司空图的安乐即将化为悲辛。

僖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三十三岁的司空图考中了进士，受到了主试官、礼部侍郎王凝的赏识。《北梦琐言》记载了王凝赏识司空图的故事：“王

^①见《全唐文》卷八〇七。

^②参见《南部新书》辛卷。

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曾典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jù 巨)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琅玡（指王凝——引用者）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琅玡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①

王凝赏识司空图，司空图也敬重他的恩师。咸通十五年至乾符五年间（公元874年至878年），司空图追随王凝到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充当幕僚。司空图在宣州时，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了。宣、歙、池三郡，都遭到黄巢起义军的进攻。身为宣、歙、池三郡按察使的王凝，为对付起义军的进攻，因劳成疾，于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秋死在任所。司空图在王凝死后，便由宣州入都（长安），居崇义里，任礼部员外郎，又受到卢携的赏识。

卢携在唐僖宗即位不久，曾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很有权势，后因事罢位。他在《题司空图壁》诗中以许愿的方式表示对司空图的器重：“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叹屯奇。”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卢携又入朝为相，便召司

^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3页。

空图为礼部郎中。僖宗广明元年冬(公元 880 年冬—881 年初), 黄巢起义军攻下京城长安, 十七岁的唐僖宗, 逃跑到四川成都。司空图也辗转逃回他的安乐窝王官谷。

光启元年(公元 885 年), 僖宗自成都回到凤翔, 任命司空图为知制诰, 又迁升中书舍人。司空图于光启三年, 离开王官谷去凤翔就任, 行前有诗一首, 倾诉他此行的苦衷^①。后来僖宗去宝鸡, 司空图未随行, 便于当年秋天, 又归隐王官谷^②。

龙纪元年(公元 889 年)、景福元年(公元 892 年)、乾宁三年(公元 896 年), 昭宗曾再三下诏, 拜司空图为谏议大夫、兵部侍郎, 司空图皆称病不到职。

天复四年(公元 904 年), 昭宗皇帝在朱全忠的胁逼下同意迁都洛阳。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相)柳璨, 为迎合朱全忠的意旨, 阴谋策划杀害忠于朝廷的大臣、才士。年已六十有八的司空图, 此时接到要他进京的诏书, 不敢不冒死入朝; 而在面对可能被杀害的危险时, 他佯装老迈, 上朝时堕笏失仪, 这才被柳璨等看作老朽无用之辈, 将他放回王官谷。

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 907 年), 朱全忠篡唐称

^①《光启丁未别山》:“草堂琴画已判斋, 犹托邻僧护燕巢。此去不缘名利去, 若逢逋客莫相嘲。”^②见《月下留丹灶·序》:“诗题五字, 乃真仙之词也。……光启三年秋八月既望, 愚获晤于王官别业。”

帝，改国号为梁（后梁）。朱全忠召唤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赴任。

公元908年，七十二岁的司空图闻知唐朝末代皇帝李柷（哀帝）被杀的消息后，极度悲痛，为了向唐王朝表示忠心不渝，他便绝食而死。

思 想 概 观

司空图的后半生一直处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在农民起义的战鼓声中，他要保全生命，便由出仕而归隐。他心怀忠节，表面上却披着一件隐逸的外衣，与名僧、高士相往来，说些亦僧亦道的话，企图苟全性命于“乱世”。这种生活行径，在别人看来，好象他真是个与世无争的飘飘欲仙的隐者，其实在司空图自己的思想深处，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与痛苦。

我们看，与司空图同时的名僧把司空图描绘得多么飘逸！

（一）僧齐己《寄华山司空图》：

天下艰难际，全家入华山。
几劳丹诏问，空见使臣还。
瀑布寒吹梦，遥峰翠湿关。
兵戈阻相访，身老瘴云间。^①

①见《全唐诗》卷八四〇。

(二) 僧尚颜《寄华阴司空侍郎》：

剑佩已深肩，茅山岳面尊。
诗犹少绮美，画肯爱丹青。
换笔修僧史，焚香闻道经。
相邀来未得，但想鹤仪形。①

(三) 僧虚中《寄华山司空图二首》：

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稀。
有时开御札，特地挂朝衣。
岳信僧传去，仙香鹤带归。
他年二南北，无复更衰微。

逍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
白昼夢仙島，清晨禮道經。
黍苗侵野徑，桑椹污閑庭。
肯要為鄰者，西南太華青。②

这些诗僧们虽把司空图想象得很飘逸，可是司空图自己却不是无牵无挂的活神仙。司空图在自己的诗文里，深刻地表达了“退隐”与“报国”的矛盾。

在《退栖》一诗中，他写道：

宦游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
得劍乍如添健仆，亡書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怜馬，支遁何妨亦愛鵬？
自此致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③

在《漫書》一诗中，又说：

①见《全唐诗》卷八四八。 ②见《全唐诗》卷八四八。
③见《全唐诗》卷六三二。

乐退安贫知是分，成家报国亦何惭。
剗还僧院心期在，瑟瑟澄鲜百丈潭。^①

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要“报国”就得投身于阶级斗争的漩涡里，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大地主出身，又过惯了安稳日子的司空图当然不干，于是弃官归隐；归隐又不忘“报国”，而国家偏偏处在危亡之中，这就使他内心深处有痛苦。我们看，他既“乐退安贫”，已退到“中条最上层”的山村里，却偏偏不能忘情于燕昭王重用贤士、支道林畜鹰养马而“爱其神骏”的故事；他口头上说，自己心如“澄鲜百丈潭”，是个“致身绳检外”的人，但内心里却自许是个壮志未销的贤士，要“报国”。这种矛盾实在难以解决！司空图的后半生，就时时陷在这种矛盾里。

但是，应该指明，“遭乱离而脱祸，归乡里而获安”^②，这种为时势所迫而形成的避世思想，是司空图后半生的主导思想。他披了件亦僧亦道的隐逸外衣，徜徉于山林之间，以求清闲自适。在他尚能过安稳日子的时候，他自称是个“快活人”。

请看，他在《题休休亭》中写道：

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③

①见《全唐诗》卷六三四。 ②见《全唐文》卷八〇八。
③见《全唐诗》卷六三四。

“快活人”却要“耐辱”，这是怎么回事？在《休休亭记》中，他便道出了真情。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盖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吾曰：吾尝为汝之师也。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陶渊明）、醉吟（皮日休）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①

他明确道出，因害怕“匪人之所嫉”，才“耐辱自警”，退隐山林，以求苟全性命。那么，“辱”在哪里呢？在于不能“成家报国”。

在农民起义、藩镇混战的动乱年代里，身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司空图，内心时时感到恐惧，认定自己将要大祸临头，因而希望“脱祸”。在《漫书二首》中，他写道：“小蝶尔何兢，追飞不惮劳。远教群雀见，宁悟祸梯高！”^②在《白菊三首》中，又写道：“自古诗人少显荣，逃名何用更题名；诗中有患犹须戒，莫向诗中著不平。”^③显然，他怕祸已怕到不敢明确表达胸臆的程度了！见到“小蝶”竟飞，便担心小蝶被“群雀”看见，有丧生的危险。可见“怕死”是司空图在社会动乱中的实际思想。

①见《全唐文》卷八〇七。

②见《全唐诗》卷六三二。

③见《全唐诗》卷六三四。

他想到了死，而且怕遭横死，只希望能安闲地老死在家山。在《偶作》一诗中，他吐露了这种真情：“索得身归未保闲，乱来道在辱来顽。留侯万户虽无分，病骨应消一片山。”^①

“耐辱居士”是司空图的别号。顽强地“耐辱”偷生，心里总是有痛苦的。当他感到“辱”尚可耐时，便写些吟咏闲情逸致的诗篇，如《中山》：“凡鸟爱喧人静处，闲云似妒月明时。世间万事非吾事，只愧秋来未有诗。”^②可是，当他感到“辱”不可耐时，压在心底的“报国”之情就脱口而出了。请看，他在《秋思》的前半首是怎样写的：

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

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复！^③

那老病之身虽在山野，但他的心仍然为唐王朝的行将覆灭而哀伤。应该说，这是司空图作为一个忠臣的自白。而当唐王朝真正灭亡时，司空图便以一死来“报国”，以一死来作为自己思想矛盾的总结。

司空图的后半生，是个隐士，也是个节士。《新唐书》把他列入《卓行传》是有道理的。

司空图的《诗品》，虽然重在品评诗歌，却也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我们要阐明司空图的思想，便不能对《诗品》所表现的哲学思想略而不论。

①见《全唐诗》卷六三三。

②见《全唐诗》卷六三三。

③见《全唐诗》卷六三二。